

學長！黑鷹光點消失了！

· 王鳴中 ·

民國一〇九年我打算結束軍旅生涯，享受了四天的元旦連假之後，我又填了一月二號休假單，趕快在退伍前把慰勞假休完。當天早上八點多，我去買早餐，心想只是買個早餐，就沒帶手機了，因為我已經是資深新聞官了，照理說手機要隨時帶在身上，因為記者隨時會打來問問題。結果等我回家一看手機，近三十個來電未接，我覺得問題大了，直覺應該就是那件事（飛安事件）。不知道哪個基地的飛機怎麼樣了？我趕快打給當週的值班新聞官問怎麼回事，他說：「學長！黑鷹光點消失了！」我再問：「我們的？還是陸軍的？」學弟回說：「我們的。」我心中一凜，再問學弟：「你在哪裡？」他說：「我在松指部的前進指揮所。」我想如果是訓練機應該在嘉義啊！任務機的話是什麼性質的？救護的還是專機？如果是專機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了，早餐打包好就直接回到司令部內，了解狀況。

一路上我開車聽廣播、看手機，此時訊息十分混亂，而且國防部也還沒正式說法。根據報導只說專機在烏

來山區失事，大部分人員生還，總長、政戰局副局長及情次室助次失蹤，我還在想那大概是迫降吧！

去年過年得比較早，各級長官的慰問行程也展開得特別早，為何總長去慰問部隊要帶這麼多聯參長官隨行呢？因為長官去慰問的單位通常是獨立單位或高山、偏遠單位，而且難得去一次，像這次要去的就是東澳嶺營區，位置很偏僻、交通也不方便，搭直升機是最快到達的方法，而帶著這些長官也是到基層、艱苦單位去聽聽有何需求，再將這些基層單位的需求帶回國防部處理，以解決基層的忙、亂、煩，立意很好。

進了辦公室，消息還是很混亂，總長、副局長還是失蹤，副局長是我們的老長官，我們還在說笑話，說副局長一身狼狽地爬回來，然後還有學弟學他的口氣講話，大家正笑成一團時，電話響了。

是組長（公共事務組）打回來的，只簡短地說下午我們自己要開記者會，叫幾個人去松指部幫忙，我聽到後就帶兩個學弟去松指部支援。松指

部綜合教室坐滿了記者，當時正在發餐盒吃午餐，幾個記者就圍著我討論案情。

當時我還很樂觀，因為那時機上的軍聞社記者已經跟單位聯繫上了，還跟記者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，後來組長跟國防部新聞處長去貴賓室研討論案情，快兩點時政戰局局長到了松指部，記者一哄而上詢問最新狀況，局長只淡淡地說稍後會完整說明。沒多久組長就叫我進貴賓室，我還在納悶的時候，組長給我一張松指部的放行名冊。

依據規定要去松指部搭機的人，前一天確認搭機名冊後，傳真或電郵給松指部，營門衛兵再依名冊放行，總長進營門也要有放行名冊，沒特權。組長對著拿著破破名單的我說：「打圈的名字平安，沒有的就是沒有了，趕快打一打傳給記者，現在司令正在向記者說明。」

我一看到名冊驚呆了！總長、副局長、助次、總士官督導長、總長侍從官、正、副駕駛、機工長均已殉職，其餘人員分別受輕、重傷不等。我當時的心情非常沉重，含著眼淚把這姓名打完，想不到傷亡如此慘重。

沈總長溫文儒雅、飛行技術高超，他從法國換裝回來即獲得晉升，之



沈故總長最爲官兵熟知讚頌的，就是他親切燦爛的笑容與帥氣自信的風采。

後在計畫處擔任組長，那時我在空總勤務隊當輔導長，每次看到他就像看電影明星一樣，後來我去新竹基地當營輔導長，他又來接基地聯隊長。我們中隊每次辦慶生餐會時，他總會到隊上送禮物並與我們同樂，每次看到聯隊長在巡場時，我就會跟旁邊的人說，聯隊長以後一定當總司令。果然民國一〇四年我回司令部時，他已經是司令了。在他的領導下，司令部的氛圍非常好，雖然發生許多新聞事件，對於新聞指導，他完全尊重我們的做法。

還記得，清泉崗發生毒品案時，我們預劃拍攝反毒影片，爲展現反毒決心，我建議請司令入鏡參與拍攝，他聽了建議報告後，一口答應，使影片更有說服力。另外記者聯誼活動，他總是親切的與記者互動，增進感情；後來我們辦了中華民國空軍臉書粉



作者（右一）曾於民國一〇七年的跨年晚會活動上，偕同愛妻（右二），與沈故總長（中）手比愛心，合影留念。

絲見面會，他以神秘嘉賓的身分出場，受粉絲們熱烈歡迎。

總長是大直國小畢業的，有一年大直國小校慶，請總長以傑出校友身分出席，他非常高興，並對小朋友多所勉勵，返程車上我給他看十幾年前他中校時的新聞片，他笑笑說老了，我們說一點都沒變，大家笑做一團。

最後一次與總長講話時，是去國賓戲院的軍官團教育，我們在廁所巧遇，他笑著對我說，你們辦這些活動很辛苦啊！我說服務部裡面同事是應該的，因爲快開場了也就沒多說什麼，後來我們歡歡喜喜地送他去當副部長，進而總長，期待有一天他能當上

國防部的大家長，想不到總長這時忽然殉職了，怎能不令人扼腕，不令人傷心呢！

于副局長是我的長官，他因爲在國防部表現優異，晉任少將，不久之後回軍擔任軍團級主任及司令部政戰副主任。我真正跟他有接觸是在司令部時，那時我剛回軍，發現他嗓門很大，脾氣來得急去得快，起初還有點怕他，後來做幾個案子，他發現我是聽得懂話的參謀，也就是了解長官意圖的人，而且還做得到，就對我很好。尤其辦了幾次記者聯誼活動跟幾次的新聞處理，對我的能力頗爲滿意，就一直爲我的前程著想，奈何自己不爭氣，辜負他的好意。後來他高升副局長，我們也爲他高興。一度傳出他要升局長高位，我很白癡的用LINE（通訊軟體）問他，他當然不會正面回答我。副局長的離開，我們組長特別難過，他們前後共事了七次，情誼非常深厚，新聞發布之後，我們一起到戶外去透氣，組長才娓娓道來這些故事。

後來我們轉去三軍總醫院（以下簡稱「三總」）的靈堂待命，除了接待記者，也負責管制記者，避免影響靈堂的布置。慢慢天色暗了，殉職的家屬、心輔人員陸續到了三總，場面

一片哀悽，國軍高級長官也到了，個個面容嚴肅。某位司令頻頻拭淚，令人不捨。到了晚上遺體陸續運抵三總，第一輛救護車就是運送總長的車，我看到運屍袋，上面都是泥濘，想著裡面躺著一位好長官。在敬禮聲中，我再也止不住淚水，在淚眼中一一送別各位長官。家屬認屍時哀痛逾恆，連心輔人員都跟著哭，就在場面失控時，高前部長與夫人來到會場，他先向殉職者獻花致意，並向各位殉職家屬慰問、致哀，最後他為會場內的每一個軍職人員鼓勵、打氣，他知道這時大家士氣低落，他以前大家長的身分，特地來為老部屬、老同事打氣



于故副局長（右三）曾任空軍司令部政戰副主任，作者當時在公共事務組任職，從害怕到熟稔，再到建立私誼，思及過往共事共處點滴，作者難過痛心，並以實際行動為亡者盡力，撫慰生者。

，忽然間我看到了革命情感與袍澤情深，我也為高前部長的這份暖心之舉，表示敬意。

後來的失事調查、聯合祭典、設置紀念專區我就不再贅述，我只是忠實記載了我當天的悲傷與感動。後來我為總長及副局長各做了件小事。一個是總長家屬希望我們找一張總長的照片，後來發現那張照片不是我們軍方照的，而是某週刊的照片，長官請我去想辦法，我就打電話給週刊的副總編輯，他二話不說就給了我，只是交代照片不要公開出來，免得他難做，我跟他保證沒問題，就很快的將照片上繳，做了精美的後製後，交給了家屬。有一天我正在整理我手機裡的照片，發現有不少副局長的照片，我就整理好傳給夫人，夫人非常高興，一再道謝，我只說我能做的只有這些，還不及他們照顧我的百分之一。

過年前，我特地去空軍公墓看副局長，就在走出忠靈塔時，看著巍巍山川、朗朗晴空，在這天地之間，我有幸認識並追隨兩位將軍，雖無為他們立下功業，但我這小小的參謀也算為兩位將軍盡了些棉薄之力，也為我軍旅生涯的最後階段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永難磨滅的心理創痛。

重返榮耀

· 林浪子 ·

當國度的光輝走入殘壁
勇士的果實便會發出新芽

闌夜的眼眸 月光形狀
以鷹鷲的魂翼 雷虎的氣魄
慢慢地站上曠野的篇幅
孤獨 或許是守護所留下的綻放
欲向錦繡河山，碎裂的企盼
重新找回彼時榮耀的篇章

無敵機群 如贈予的光明
贈予的光明始終來自於
漫索無度的淒淒長夜間
長夜 就為書寫不滅的朝陽
彷彿於碎裂迷惘的大地
有面舉著聖火的國度
始終站在最深的朦朧大霧中

戰鬥 此刻 前進 毋悔
名為皇皇國祚的救贖
欲以血燙的殤痕 命定的誓約
慢慢擘畫出通往天堂的光影